

# 企鵝 我的路

「旦」森见登美彦 著  
郑晓三 译

# 企鹅公路



[日]森见登美彦 / 著  
郑晓兰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企鹅公路 / (日) 森见登美彦著; 郑晓兰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9  
ISBN 978-7-5500-2983-5

I. ①企… II. ①森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5140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103

原作名: 《ペンギン・ハイウェイ》, 作者: 森见登美彦, 原版设计: 鈴木久美  
Penguin Highway

©Tomihiko MORIMI 2010, 2012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、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 
邮编 330038  
书名 企鹅公路  
作者 [日] 森见登美彦  
译者 郑晓兰  
出版人 姚雪雪  
责任编辑 袁蓉叶 姍  
特约编辑 马佳林  
美术编辑 何晓静 杨 玮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8  
字 数 195千字  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983-5  
定 价 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3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# 目录 contents



episode 1	海边的咖啡厅	001
episode 2	观测站	069
episode 3	森林深处	123
episode 4	企鹅公路	185

海  
边  
的  
咖  
啡  
厅

e p i s o d e 1

我头脑不错，而且毫不松懈，一直努力用功。

因此，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吧。

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，但已经知道各种知识，知识量不输给大人。毕竟我每天都会好好地做笔记，也阅读了很多书籍。我有旺盛的求知欲，既对宇宙有兴趣，也对生物、海洋以及机器人感兴趣。我还喜欢历史，也喜欢阅读伟人的传记。我曾在车库里制造机器人，也曾向“海边的咖啡厅”的山口先生借来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。虽然还没看过大海，但我正在拟定计划，准备最近就去探险。看看实物是很重要的，毕竟百闻不如一见。

输给别人不丢脸，输给昨天的自己才丢脸。我每天学习和这个世界有关的事情，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上一层楼。比如说，我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大成人。今天算了算，再过三千八百八十八天，我才满二十岁。也就是说，到时我会有三千八百八十八天份的进步。我无法预测到了那天自己会变得多么伟大。太伟大的话会很累。我想大家都会吓一跳吧，或许还会有很多女生向我求婚，可我已经有结婚对象了，不可能和她们结婚。

虽然觉得很抱歉，但只有这件事我爱莫能助。



我住在郊区的一座城镇上。这里有绵延的平缓丘陵和很多小小的房子。离车站越远的地方越显得崭新，小巧可爱又色彩明快的房子就越多，那些房子就像用乐高积木搭建的一样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整座城镇看起来闪闪发亮，就像甜点拼盘。

公交车路线以车站为起点，像毛细血管般覆盖了城镇的大街小巷。

我家位于城镇的一角，就在公交车路线的终点站附近，等于是从车站延伸过来的新区的最前线。城镇划分成几块齐整的区域，还有好几块没有建房子的空地。风一吹过，正方形空地上的杂草就随风摇曳。每次看到这一幕，我都会联想到热带草原。不过，我没有看过真正的草原，所以再怎么想，这也只是猜测而已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去热带草原探险吧。看到真的斑马在草原上到处跑时，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总觉得会看得头昏眼花。

在我七岁零九个月大的时候，爸爸、妈妈、妹妹还有我四个人从县里另一头的边陲小镇搬到这里来。那时候，这一带的房子还没有这么多，没有“海边的咖啡厅”，也没有我们现在周末常去的购物中心。这一带简直像生命还没有诞生之前的地球，空荡荡的又很寂寞。

听爸爸说，他从公司搭电车回来，在车站前坐上车后，看到周围越来越暗，就会感到非常不安。在公交站下车的瞬间，他看见自家的灯火在远远的那一头，孤单得就像荒野中唯一的一栋房子。他走在稀疏的路灯下，朝着那微小的灯火前进，直到隐约能听见我和妹妹的笑声时才觉得安心。

不过，现在镇上变得明亮了。

空地慢慢地被可爱的住宅填满，这里开了面包很美味的“海边的咖啡厅”、停车场里挤满车子的购物中心、风评很好的补习班、便利店，以及有漂亮大姐姐们服务的牙科医院。我特别喜欢这家看似太空站的牙科医院。

每天早上上学时，我都会经过牙科医院，到学校大概要花二十二分钟。

○

到这里为止的内容只是试写。

我每天都会写很多笔记，多到会让大家吓一跳。我应该是全日本写笔记最多的小学四年级学生，说不定还是世界第一。前几天，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一位伟人的传记，发现那个叫南方熊楠的人也写了很多笔记。这样一来，我或许比不过南方熊楠，但这世上没有多少小学生会像他那样吧。

多亏了这个习惯，我在成为伟人的路上一帆风顺，慢慢地崭露头角。

爸爸知道这件事，毕竟教我怎么写笔记的人就是他。我在有着方格内页的红色硬皮笔记本上写这段文字，那是爸爸买给我的。我写满了一页又一页，爸爸对此赞赏有加，甚至还给了我巧克力。

对了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怎么写过这种类似日记的文段。

为什么突然想写呢？那是因为昨天和爸爸在咖啡厅里聊天时，我发觉自己正处于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。

“记录下每天的发现。”爸爸说道。

于是，我开始记录。

○

我头一次目击到企鹅是在五月。

笔记本中有这么一段记录：“我在早上六点半起床。看到我和妹妹起床后，爸爸就去上班了。今天是大晴天，湿度60%，微风。”

我带着妹妹出门是在七点三十五分。七点四十分，附近的孩子会先在住宅区中央的公园前集合，然后一起穿过整齐得如同笔记本方格



页的住宅区。家家户户传来打开护窗板的声响，可以听到狗吠声。路边的自动售货机在晨光中闪闪发亮。风吹动电线，凉飕飕地拂过我的大腿。

我非常喜欢这个季节，因为头脑会变得清晰。

就算是在上学路上，妹妹也一直很活泼，不管什么话都能轻松地出口。

我把说话的任务交给爱讲话的妹妹，自己则一边走一边看笔记。

我们走在通往鸭嘴兽公园的公交专用道上，然后在牙科医院那个转角往南拐弯，沿着整排榉木往前走。“海边的咖啡厅”和牙科医院隔着一条马路，一早就开门营业了。有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喝着咖啡望向我们。我想象着刚烤好的法式面包的温度和香味。

一大清早，牙科医院还没营业。我想起当天预约了傍晚去看牙，便通过笔记确认了一下。那是我自己预约的。我和牙科医院里的大姐姐关系很好，此刻她应该还在供水塔旁的那栋白色公寓里睡得正香吧。大姐姐很喜欢睡觉。

我看了看列表，重新确认应该告诉大姐姐哪些事情，又追加了几项内容。我在走路时不仅能一边走一边看笔记，还能写字。

那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六年级学生惊呼了一声，队伍随即停下来。我专心地看着笔记，不小心踩到了妹妹的鞋跟。换作平时，她一定会大发脾气，那天却什么也没说。

走过牙科医院后，左边是一块面向车道的开阔空地。在电线杆的包围下，草地被水泥柱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向着远处延伸。一大群孩子排成一列，屏气凝神地伫立在原地，都凝视着空地的另一头。妹妹喊了一声“哥哥”，紧握双手放在腹部前方，一双大眼睛更是瞪得老大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

一阵风吹过，沾着朝露的草闪闪发亮。耳边传来吱嘎吱嘎的声响，

就像学校地板嘎吱作响的声音。开阔的空地中央有很多企鹅，正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。

我不知道镇上怎么会有企鹅。

孩子们一个个都一动不动的。

为了观察清楚，我决定走到企鹅的旁边。我有必要研究一下那是如假包换的企鹅，还是基因突变后长得胖嘟嘟又圆滚滚的鸭子。我独自一人走进空地，其他孩子只是盯着我看。耳边只能听见脚踩过杂草的声音、风吹动电线的声音，还有那些看似企鹅的生物发出的怪声。

就算我凑近过去，它们也没有逃走。

我不曾在近处看过真正的企鹅，但那些鸟真的和企鹅一模一样。它们拍着翅膀，又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迈出步伐，差点就跌倒了。它们和这里格格不入，就像刚从遥远行星来到地球的宇宙生命体。

企鹅站在一辆倒地的废弃机车旁，呆呆地眺望蓝天。它的眼睛看着像玩具那般，几乎是不动的。毛茸茸的白色肚皮上沾了一道泥巴，或许曾用腹部在地上滚来滚去吧。我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，写下日期与时间，随后开始素描。

不久后，附近的大人们聚集过来，把孩子们赶走了。

虽然我还想再研究一下，但上学不能迟到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合上笔记本。我跟着队伍一起走，又回过头去。一群大人站在那些企鹅前方，就像刚刚的那帮孩子那样，茫然地站在原地。

我事后调查了一下，发现那是阿德利企鹅，学名是 *Pygoscelis adeliae*。书上说，阿德利企鹅栖息在南极及其周围的岛屿上。

它们并不栖息在郊外的住宅区里。

早上在教室里，大家都在谈论出现在住宅区中央的企鹅。

我注视着笔记本上的企鹅笔记，这时大家都来围观，连平常不怎么和我说话的同学也是。上学途中目击到企鹅的孩子们因这惊奇的经历而显得很得意。他们实在太吵了，没有看到企鹅的铃木因此大动肝火。铃木提起自己在动物园里看过企鹅，认为企鹅根本就不稀奇。我们也不觉得企鹅这种动物很少见，只是它们出现在住宅区里实在不可思议，所以他的批评是错误的。可他一发脾气，大家就觉得害怕，教室也跟着安静下来。

铃木探头看了看我的笔记，嗤之以鼻道：“写那种东西有意思吗？”

“铃木，你也想看吧。”我回应道。

“我已经看过啦。”他像在逞强，“没兴趣。”

滨本同学走过来问道：“你没有兴趣吗？”铃木回答“没兴趣”，但总觉得不像刚才那么充满自信。滨本同学向来自信满满，就连铃木也甘拜下风。她探头看我的笔记，呢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接着，她又夸企鹅很可爱。

滨本同学肤色雪白，头发是明亮的栗色，看起来就像欧洲人。她从今年四月开始才和我同班，我们几乎没说过话，没想到她会特地跑来看我的笔记，可见企鹅事件多么惊动大家。

我一整天都在思考企鹅的事。

企鹅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
我一边上课，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六个关于企鹅出现的假设，逐一探讨。我拿着圆珠笔写个不停，老师走过来时看了一眼，露出微笑。他应该不知道我在写什么，毕竟我用了自创的记法。

到了下午，或许是铃木到处发脾气的缘故，企鹅热潮大致冷却下来。滨本同学在教室的角落里和其他同学下西洋棋，她非常热心地推广西洋棋。铃木则和小林等同学在教室后方打打闹闹。

我看着笔记本上关于企鹅出现的假设，这时内田走了过来。

这个春天，我和内田第一次成为同班同学。我们组了一支探险队，任务是在城镇里探险并制作秘密地图。之前我在社会课上和内田一起发表过，觉得很有趣，所以决定把制作地图定为探险队的任务。

内田问道：“放学后要不要去供水塔那边？”

“今天不行，放学后我要去看牙医。”我说，“星期天上午没有行程，既然要做，不如留到星期天好好做。”

“嗯，好啊。”

就这样，内田又心不在焉地飘回自己的座位。

我不知道内田对企鹅有没有兴趣，他总是沉默寡言。

每次和他说话，我都会反省自己话太多，也会重新下定决心，表示从今以后要变得沉默寡言。令人烦恼的是，每次我都会忍不住说话，总是显得过度聒噪。我总会想，伟人应该更加沉默寡言吧。



放学途中，我顺路去了牙科医院。

我会去那里，是因为用脑过度。

脑子会消耗很多能量，而它的能量来源是糖分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我会不自觉地吃下太多甜食。既然如此，睡前好好刷牙就好，可我的脑子在拼命运转，害我一到晚上就困得无法拿牙刷，没有余力去刷牙。

不过，我不讨厌去牙科医院，反而很喜欢那里。

牙科医院的候诊室总是静悄悄的，弥漫着药味。银色的鱼形吊饰

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窗边有人造观叶植物，总是随着冷气的风晃动叶子。白色的沙发摸上去冰凉凉的，白色的地板干净得发亮。透明的杂志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刊登了很多漂亮照片的大开本杂志。

宇宙飞船的起航降落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，我总是这么想象。



牙科医院的候诊室里只有一个客人，正专注地听着治疗室里机器的动静。那是铃木，他看到我后似乎吓了一跳，但又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我一如往常地从杂志架上拿了一本杂志，摊开在玻璃桌面上阅读。

铃木在我们班上说话最大声，力气也最大。他手下的那些男生对他百分百服从。我对那样的机制很感兴趣，所以写了铃木帝国观察记录，反复深入研究。

铃木会欺负内田和其他男生，比如把抹布塞到他们的抽屉里，阻碍他们去上厕所，命令手下不准和他们说话，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胡乱涂鸦。铃木似乎乐在其中，但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。为了满足自我而让别人忍受某些事情，是需要相应的缘由和程序的。铃木他们不但没有正当的理由，还没有走合理的程序。

我合上杂志，发出啪的一声。铃木被吓到了。

“铃木。”我向他搭话，又吓了他一跳。

他皱起眉头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你也得了那种病吧？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种病是……”

“就是史达尼史瓦夫综合征啊。牙齿里面长满了细菌，不拔掉全部牙齿就无法治好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”

“噢，你不知道啊。我已经全部拔掉了。一次性拔掉全部牙齿的话，就没办法吃饭了，这样会死掉的，所以要每个星期一点一点地拔，然后在拔掉的地方植入人工牙齿。你应该也得了这样的病吧。”

“就说了，我不是得了那种病。”他生气了，“妈妈说是我牙齿里的填充物掉了！”

“所有妈妈为了让小孩安心，都会这样说。要是说必须拔掉全部牙齿，小孩就会害怕得不想去牙科医院了。不过，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认为你保有知情权。”

“真的假的……”

“为了阻止病情继续恶化，除了拔牙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一旦细菌从牙龈进入体内，脸就会肿得像馒头。你还会发高烧，牙齿的缝隙里会长出像苦味金针菇那样的东西，脸也会变得像另外一个人，然后痛苦至死。这种怪病是从欧洲传过来的，现在国家上头也乱成一团呢，报纸不是每天都在报道吗？”

“我又不看报纸……”

“所以我建议你，快点让医生拔掉你的牙齿，总好过嘴巴里长出菇类吧。只要忍痛一个月左右就好，很容易挨过去的。”

这时，窗口传来叫号声：“铃木同学，请进。”铃木帝国第一任皇帝的脸像冻结般僵住了，接着才走进诊疗室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姐姐走了出来，即将关上的门扉那一头隐约传来铃木的啜泣声。我正在看杂志，大姐姐在我的身边坐下，从她的身上飘来一阵好闻的香味。

“喂，少年。”她拿走我的杂志，“这位少年，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”

“那种话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这个爱说谎的家伙，给铃木同学灌输了奇怪的想法吧。他那样很可怜啊。”

“很可怜？可怜的是内田。”

“谁？那个叫内田的是谁？”

“我不告诉你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”

“你真是坏透了，已经想好怎么糊弄人才过来的吧。”大姐姐说道，“唉，真是太狂妄了。”

她一屁股坐进沙发里，把杂志摊开在大腿上翻阅起来。柜台人员低声向她搭话，她没有抬头，只是说道：“等等，我正在教育这个孩子呢。”

她就这样看起了杂志。

我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挺直腰背，然后偷瞄大姐姐的侧脸。她就像平时在“海边的咖啡厅”里看书那样反复点头，看着杂志上的报道，简直像忘了我还在这里似的。时钟滴答作响，柜台人员满脸担忧。我心想，大姐姐要是再这么偷懒下去，就会被医生骂了吧。

“我做的事可能有点不成熟。”我说道。

“不对，你还不是成熟的年纪吧。”大姐姐头也不抬地说道，“所以，随性而为也没关系。”

“虽然铃木同学对内田做了很过分的事，但内田并没有让我帮他报仇，所以我没有权利这么做，至少应该和内田商量后再说。”

“你真是一个麻烦的孩子……啊，有了，有了。来，看一下这个。”

大姐姐凝视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岩礁区挤满了企鹅。她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企鹅那件事也是一个谜团，真是莫名其妙。”我本想和她聊聊早上的企鹅事件，毕竟事件的现场就在牙科医院旁的空地上，可她又说道：“我喜欢企鹅和蓝鲸，还有鸭嘴兽。”于是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是鸭嘴兽科鸭嘴兽属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大姐姐似乎很诧异。

“鸭嘴兽。”

“你说鸭嘴兽怎么了？”

“我查过图鉴，鸭嘴兽是鸭嘴兽科鸭嘴兽属。”

“哦，是啊。不过呢，和它们那种古怪的可爱相比，这种事实就显得无所谓了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“我要趁现在收下这个。”

她唰啦一声撕下杂志的页面，看着已经占为己有的照片。

“企鹅和你有点像呢。”她说道，“明明是小不点，却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。”

○

看完牙后，夕阳已将街道染成一片金色。

我走出牙科医院来到旁边的空地，想再调查一次企鹅出现的地点。那里像热带草原一样，只有迎风摇曳的野草，没有半只企鹅。是不是大人们把它们装进货车运去哪里了？总觉得空地更空旷了。

我走到空地正中央，抬头看天空，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在热带草原上滚动的小石子。话虽如此，这终究只是比喻而已，毕竟我不了解小石子的心境。

水蓝色的天空混杂着奶油色，就像在太空科学馆的天象仪里看到的那样。一道清晰可见的飞机云将穹顶般浑圆的天空一分为二，前端有一架小小的客机。定睛一看，那架客机像在光滑的曲面上滑行般移动着，而飞机云也慢慢地越拉越长。

小小的银点缓缓地移动着，描绘出线条。这样的景色很有趣，所以有好一阵子，我就这样望着天空，导致脖子都发疼了。只要有飞机云，我就会忍不住一直看。我和内田约好总有一天要去看航天飞机的发射，不过要是去看那么有趣的场景，我的脖子恐怕暂时都好不了了。



企鹅现在怎么样了？它们为什么会突然跑到这个城镇？我要研究一下才行。

我像大侦探夏洛克·福尔摩斯那样把双手放在身后，缓缓地走着。我能看到空地另一头的牙科医院，大姐姐突然从那里的窗户探出头来，冲我咧嘴一笑。

她之前说我太狂妄，是觉得我还是小学生就把我看扁了吗？她根本不知道我凭借平日的努力，正飞快地崭露头角呢。

“这样小看我可不行！”我试着小声抗议。

风吹动野草，飘来一阵咖喱的香味，不知是从哪户人家的厨房里传来的，说不定是我家，总觉得能看到妈妈打开后门挥手的身影。

我顿时觉得肚子饿了，并且开始犯困。



吃晚餐时，我问了妈妈，才知道果然是货车把企鹅运走了。我想象着企鹅很规矩地排着队，一个一个走进货车里的情景。

“妈妈，那些企鹅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妹妹问道。

“是从哪里来的呢……”妈妈呢喃道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不会慌张，“是不是谁带来这里后扔掉了？不是有人会弃养宠物吗？”

“被弃养的企鹅好可怜啊。”妹妹这么说道。她也有善良的一面。

那天就这么结束了，但企鹅事件还没结束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被货车运走的企鹅在半路上消失了。货车抵达目的地后，负责人员打开车厢，发现企鹅一只不剩。这件事实在不可思议，甚至还上了报纸。我剪下那篇报道，贴到了笔记本里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企鹅群之后又出现在镇上。根据我的记录，光是这个星期就出现了两次，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有人目击到企鹅。